

定制個人化治療方案

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 黃曉恩



一位年長女病人前來求診，特意指定要用免疫療法，治療自己已經到達擴散性階段

的非小細胞型肺癌。經詳細了解後，發現病人早前在內地進行的基因檢查並不全面，作為醫生，當然建議病人再作一次詳細檢查，如果能找出變異的基因，選用標靶藥將會是更適合的治療方案。但最後亦在病人堅持、而各項因素亦允許的情況下，為病人進行免疫治療。

醫者的宗旨，在於將合適的藥物用在合適的病人身上。不少病人會誤解藥物定必是愈新就愈好，而醫生其實亦不是特定某種療法的粉絲，最重要是為每個不同的病人找出最合適的療法。以擴散性非小細胞型肺癌為例，傳統來說只會用到化療來為病人治療，但近年醫學研究發現，有一定比例的病人都有特定基因變異，例如出現表皮細胞生長因數（EGFR）基因突變，利用相對應標靶藥治療這類病人會比用化療有更佳效果。標靶藥更針對地對應癌細胞表面的生物標記，抑制其訊號傳遞以達至破壞癌細胞的效果。

當然近年亦有愈來愈多的資料顯示，如果我們可以挑選到合適的病人，使用免疫療法的效果亦會比傳統化療藥更佳，而免疫療法亦可作為輔助藥物，配合化療藥物一併使用，達至更好的效果。至於如何挑選合適病人方面，現時醫學上其實仍處於研究階段，現階段的認知為，使PD-L1 IHC免疫組化作生物標記，如測試顯示PD-L1蛋白表達有五十分以上，就代表病人更適合使用免疫療法，而且會比單純使用化療藥有更好的效果。免疫療法的機制複雜，論針對性其實並不如標靶治療。

話說回頭，該名女病人在開始進行免疫治療後，病情初時仍控制得不錯，一直保持平穩。但在八個療程之後，效果就開始下降，頸部長出新的淋巴核。我於是建議病人抽取組織進行全基因圖譜測試，結果正正就發現，是早前遺漏檢查的其中一組基因出現變異。在轉用相對應的標靶藥後，效果非常顯著，腫瘤大幅縮小，癌指數亦回復正常。

所以整體而言，用哪一套治療方案，絕對視乎病人本身的狀況，我們當然明白病人會對最新的治療方法存有望望，但最重要的，當然是參考醫生的專業意見。



倫敦的朋友知道我要看威爾斯國家歌劇院的演出，便大讚，她認為他們唱得好。劇團在國際藝壇佔一席位，非單因為唱得好。今次他們演出法國印象樂派大師德布西（Claude Debussy）的歌劇《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》（Pelléas et Mélisande）。德布西善用和聲（harmony），在音階和聲調結構上突破十九世紀傳統的作法，漸漸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管弦樂音色及氣質妙曼的和弦。若論印象畫派，其視覺效果暖和，意識光明，意境飄逸。筆者從德布西的樂風中，找到這種風流氣韻，生動細膩。可是，藝團沒有受制於印象派的風格，在舞台空間布局上展示極大的野心。導演放置在舞台正中央一座偌大的骷髏骨形金屬堡，中間有旋轉樓梯，樓高四層，周圍有鐵絲網包裹，下面是一個水池。

故事講述王子戈洛在野外遇上神秘女子梅麗桑德，娶之為妻。妻是性感尤物，不只吸引帝君，還有小叔佩利亞斯。故事的高潮在於夫者在愛恨之

印象樂派結合表現主義

陳劍梅

間迷失了本性，以至釀成家庭慘劇。這個獨幕歌劇的舞台構築物，可以象徵湖邊的叢林，是一個愛和憐憫的地方，王子戈洛就是在此，偶遇剛被施暴的梅麗桑德。他們後來結合之後，它就象徵一座憂鬱的城堡。梅愛上了丈夫的弟弟後，這個金屬構築物便化成為叔嫂通姦的野地。亦在此處，丈夫以強暴的手段，問罪於妻，未能找到叔嫂們的罪證。最後妻子受驚過度早產，體虛不治。對於戈洛而言，太太不忠從此成為一個永遠的謎。城堡中由皇帝到小叔，沒有一個不對梅示愛，她表面純情卻實際上好比一位「奪命佳人」。

舞台上經常使用暗調照明的效果，此劇從人物原型、舞台空間布局、燈光及服裝設計，都展現表現主義的風格。筆者一方面佩服這種印象派藝術與表現主義的結合；另一方面卻感覺體積佔三分二個舞台的構築物，結果限制了演員在台上的活動，令他們難於發揮。

►歌劇《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》劇照
Clive Barda供圖



當我們紀念劉老時，在念什麼？

蔡益懷



劉老走了。一覺醒來，打開微信就看到潔茹發來的訊息。沒有文字，而是一幅紀念的poster。接着，各路文友的訊息紛紛出現在朋友圈，也有文友在WhatsApp上問：是真的嗎？

大家都沒有更多的話。一位百歲文學老人，走完了他的人生路、文學路，遽歸道山，似乎不難想像，也當無遺憾，大家都能承受。

劉老之於香港文壇，近乎神話。據我所知，近期不少文藝界人士都在為劉老的百年人生，作各種紀念活動，祝壽，拍影視片子，出版紀念文集等等。大家都在忙着。老人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。

有一天，我跟潔茹見面，聊起劉老紀念文集的事。她是文集的主編，我自己也對劉老其人其文有過評述，自然也就有稍為「文學」一點的交流。她問我，除了《酒徒》、《對倒》等長篇名作之外，對他的短篇有什麼推介。我說，我會選《打錯了》、《動亂》、《迷樓》，或者短篇版的《對倒》。

作家看作家，問的不是名號、地位什麼的，而是作品，以及他的創作門道。我為什麼特別欣賞《打錯了》？這要從劉老的整個文學理念與成就來看。劉老是一個現代主義先鋒作家，名副其實。僅從這個創作於一九八三年的極短篇，就可以印證他的先鋒意識和創作路數。這個作品採用反覆敘述的手法，講了一個關乎命運的故事。作品中寫一個背時的「海歸」青年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這天接到女友電話，趕赴「利舞台」看電影，結果一出門就遇車禍。故事並沒有結束，作者又重新講了一次故事，這次男孩子因為接了一個電話而耽擱了時間，



▲香港作家劉以鬯日前逝世，享年九十九歲
資料圖片

結果這個「打錯了」的電話救了他的命。他避過了一場車禍。這是一個在技法上別出心裁的作品。後來我看到德國電影《疾走羅拉》（Run Lola Run），在敘事手法上跟《打錯了》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我就想，這不是劉先生玩過的手法嗎？就從這一個小例子，就可以知道劉先生如何的新潮。寫作除了問「寫什麼」，還要思考「怎麼寫」。劉先生在「怎麼寫」方面，是最用心的，也極見功夫，所以他的小說技藝每見推陳出新，走得很前，好像這個作品在形式技巧上就比那部西片早了十幾年。

好了，不說書了，還是說說我眼中的劉老吧。這也是那天我和潔茹聊到的話題。因為我們同坐在《香港文學》的編輯室，同聊着這個雜誌的歷史，以及一路以來的編輯路向與風格。從言談中，我聽出了潔茹的心志，她希望能沿續前輩的路子，在提攜後進方面多盡些力。這讓我想起自己跟劉老的一點交集，於是回憶

起一些往事。那應該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吧，我還是一個文藝青年。那個年代，劉老已是名滿香江的文壇大家，主編《香港文學》，同時又主持《星島》副刊「大會堂」。也不知是哪裏來的勇氣，有一次我把一篇散文投給了「大會堂」，這完全是沒抱多少期望的嘗試。想不到沒多久，作品見刊了，還配了插畫。這是我見諸香港報刊的第一個作品，而且是經一位名編之手刊

夏天的果子

余靖



天氣熱，沒胃口的時候就想多吃些水果來飽腹。從超市買了一小盒桑葚回家，紫黑水潤，吃了幾粒只有寡淡的水味，大失所望。回想起了，桑葚應該是我有記憶以來吃到的第一種水果，但甜美的回憶似乎都留在年少無知的歲月裏了。

家鄉的小路上有不少桑樹，到了春季，泥地上時常有落下的桑葚。這種是最甜的，但因沾了泥水又不能吃，再抬頭看高大的桑樹上那些熟透的、半熟的、剛結出來的桑葚都摘不到，只能恨恨地走開。走着走着，走到了長江大堤那邊，翻過去到防護林，那裏有一株低矮的桑樹，一樹都是熟透的桑葚，地上還落了一層。小時候，我總要爬到樹上，坐在那裏大口大口地吃，回來後一嘴烏黑，一手也是烏黑，大人們看了都笑我。

夏天最想吃的還是西瓜，但一整個季節也只能吃到幾回而已。正在屋中坐，外面傳來「西瓜啊西瓜」的叫賣聲，探頭看去，一對夫婦拖着堆滿虎皮西瓜的板車，出來買的人卻很少。那個年代大家都不富裕，吃西瓜也是奢侈。母親有時見我實在太餓了，便帶我去買。那對夫婦停在我家門口，母親一個個地挑，拿起一個，在耳邊敲，蹦蹦響的，肯定是沁甜的。那丈夫用水果刀挖了個地子，遞給我嘗，「你吃吃，保證甜！」母親買好一個後，放在井水裏冰鎮。我往往等不及

，一會兒跑過去摸摸西瓜涼沒涼，一會兒貼在西瓜上敲看是不是蹦蹦響。但是要等到我父母回來後才能吃，有時實在忍不了，我就會悄悄地把西瓜切了自己一個人先吃起來，大約是太過寵溺我吧，父母倒是從來也沒有因此怪罪過的。

小時候認得出的果子並不多，大約六歲的時候吧，父親推着自行車，我坐在後面的車座上。穿過一個集市，小攤小販擠佔路面，中間的人流極緩慢地挪動。路過一家水果鋪，蒼蠅如雲，各色水果我認識得不多，父親拿起一提像是彎曲的粗壯手指遞給老闆問多少錢，我問這是什麼，父親說是香蕉，後來他又買了一種像是壓扁的紅燈籠那樣的水果，一晃一晃，十分誘人。到了市立醫院那條街上，濃密的梧桐樹蔭下，少有人行。父親停了車子，把香蕉剝開給我吃，我接過來咬了一口，香軟甜膩，實在是太好吃了，我連吃了三根，父親說：「好咯，剩下的留給你哥吃。」接着吃柿子，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上，把最上面的一層皮撕開，裏面的汁水流了一手，父親說：「趕緊吃，要流光咯！」我慌忙咬了幾口，軟爛的果肉也是甜得很，又忍不住多吃了兩個，父親又說，「剩下的留給你哥。」那個年代的水果啊，就是這樣，帶着捨不得吃的心情，帶着留給家人的期許，變得格外香甜。

如今，日子過得好了，水果自然也不稀奇了，但似乎也少了點說不上來的滋味。



▲劉以鬯生前著有不少優秀文學作品
資料圖片

生死B方案

馮 進



一九九六年，二十八歲的雪莉·桑德伯格（Sheryl Sandberg）在結束不到一年的失敗婚姻後，從美國東岸的首都華盛頓搬到西部的洛杉磯。在這裏，她首次碰到未來的第二任丈夫高登博格（Dave Goldberg）。兩人於二〇〇四年結婚，生育了一雙兒女。二〇一五年，夫婦去墨西哥度假時，才四十七歲的丈夫突發心臟病，倒在健身房裏。她發現時，兩人早已天人永隔。

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榜單上排名第一的《B方案》（Option B）就這樣拉開序幕。作者二〇一二年曾被《時代》雜誌評選為「最有影響力的一百人之一」。從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，她擔任過美國財政部的辦公室主任，當歌副總裁，直至加入臉書（Facebook），擔任首席運營官，成為權力僅次於總裁朱克伯格的二把手，年

薪超過一千六百萬美元，身家近十七億。她之前發表的著作《向前一步》（Lean In）鼓勵女性擔任領導職務，影響巨大，暢銷全球。事業成功的同時，她還以婚姻美滿，家庭幸福著稱。丈夫也是硅谷高科技公司總裁。兩人相識二十年，情投意合，不離不棄，一起生兒育女，希望白頭偕老。外人看來，她的生活稱得上十全十美。不想晴天霹靂，丈夫英年早逝，留下她和兩個年幼的孩子，正應了「情深不壽」，「世間好物不堅牢」的諺語。

丈夫剛過世的時候，桑德伯格感覺自己一輩子都不會再歡笑。她更擔憂小學一、二年級的孩子突遭喪父之痛，幼小的心靈受傷，會改變他們的命運。兩年過去了，在賓夕

法尼亞大學著名的沃頓（Wharton）商學院心理學教授、好友格蘭特（Adam Grant）幫助下，她逐漸接受現實，走出喪偶的悲痛。通過個人博客上的系列文章及最終結集出版的《B方案》，她希望分享個人經驗及他人克服挑戰的故事，幫助讀者「正視挫折，培養韌性，找到快樂」。

書名來自丈夫過世不久後發生的事。兒子要過猶太人的成人節，但父親卻不能在場主持。朋友幫她找人替代，桑德伯格失聲痛哭，不願接受。朋友卻說：你要的A方案無法實現，現在你只有充分利用B方案一個選項。之後應對傷痛、重拾常態的經歷更讓她體會到，世事難全，理想與現實總有差距，某種程度上我們隨時都得接受B方案。那麼

怎麼才能從重大打擊中恢復過來，又怎麼才能更好地幫助受到重大挫折的親朋好友呢？

桑德伯格說，遭遇不幸者常犯的三个錯誤是把悲劇個人化（personalization）、擴大化（pervasiveness）和永久化（permanence）。他們常誤以為悲劇發生是自己的過錯，而且悲劇會瀰漫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並永不消退。其實我們比自己想像的堅強，孩子也比我們想像的堅韌。不過，在鼓勵經歷了災禍、戰爭、喪親的幸存者勇敢前行的同時，桑德伯格也意識到社會提供的幫助遠遠不夠。很多公司都沒有帶薪喪假，能讓員工獲得悲痛哀悼的時間、空間。旁人也不知怎麼與喪偶或重症患者溝通。有人避而不談，讓人覺得他們全無心肝。也有人強加於人，用自

己對悲痛的理解來規範當事者。其實每人對悲痛的感受、應對的舉措都不同。除了認可他人的損失和真實的苦痛，旁觀者不要問「我能為你做點什麼？」而該主動出手，做點實際小事，減輕當事人的負擔。

作者從不幸經歷中學到了深刻的教訓。在《更進一步》中，她曾勸誡婦女要把配偶培養成「真正的合夥人」，兩人一起分擔家務，教育孩子。喪夫之後，她才明白，與配偶有商有量，共同分擔人生考驗對單身母親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。她也才明白，即便喪夫，因為家庭經濟條件好，她和孩子不會無家可歸，不必為債務發愁，自己比大部分喪親者幸運太多。最後，她更意識到，當一個好朋友不光取決於你能為朋友提供多少幫助，還取決於你能否接受幫助。

桑德伯格的經歷可能獨一無二，但書中的真情實感必能引起讀者共鳴。書到用時方恨少，是非經過不知難，說的就是喪親這類人生歷練吧。